

非遗视域下女书、妈祖信俗、苏绣传承的共性、个性及当代活化路径

王婧 宋沂珈 韩佳雯

太原学院 山西 太原 030032

【摘要】：女书、妈祖信俗与苏绣分别属于文字符号、民俗信仰、传统手工技艺三种不同类别的非遗项目，都源于乡土社会。但现代化建设也使三者都遭遇传承场景萎缩、传承人断层、商业化失范诸种现实困境，且在文化表现形式、精神内核、传播影响力、产业化路径上各具特色。因此本文以活态传承为基本理念，系统、有层次地对比三项遗产的传承共性与发展个性，厘清保护中的具体问题，再据此探索符合其特质的活化路径，为同类非遗长效保护提供实践参考。

【关键词】：非物质文化遗产；女书；妈祖信俗；苏绣；活态传承；共性；个性

DOI:10.12417/2982-3846.26.02.034

1 引言

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最有力的载体，因此非遗保护实践必然要触及活态传承、分类保护、活化利用诸种课题。女书、妈祖信俗、苏绣分属不同类别，都具有民间性、传统性、活态性诸种共性，但又各走文化品格分明之路。

非物质文化遗产承载着民族的历史记忆、精神价值与生活智慧，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。随着非遗保护实践逐步深入，活态传承、分类保护与活化利用已成为核心议题。女书、妈祖信俗、苏绣分属不同类型，共享民间性、传统性与活态性，却各自走出了不同的文化品格与发展轨迹。

女书是世界上仅见的女性专用文字，留存于湖南江永，携带着湘南乡土社会独特的女性文化与民俗记忆。妈祖信俗以妈祖信仰为核心，从沿海扩散至海外华人社群，兼具精神凝聚与文化交往功能。苏绣位列四大名绣，以精湛技艺和鲜明审美为人所重。三者传承逻辑、文化功能、发展路径差异明显，但在扎根乡土、口传心授、依托社群维系上高度重叠，构成民间非遗的典型样本。

城镇化、工业化与信息化的快速推进，深刻改变了传统乡土社会结构，非遗赖以存续的文化生态随之剧变，三者都在承受传承压力。学界对它们的单类分析已有积累，但跨门类、跨领域的比较分析仍然缺乏，难以从整体上把握民间非遗传承的共性规律与差异化保护逻辑。本文从共性与个性双重视角出发，系统比较三者的传承特征、现存问题与活化路径，试图理清内在机理，探索适配不同类别的保护策略。

2 文献综述

2.1 女书、妈祖信俗、苏绣的单项分析

女书^[1]分析起步较早，最初集中于文字学、民俗学及女性主义诸领域，赵丽明对女书文献做了极好的梳理，明确、有力地论证了传承危机既是传承人断层的结果，也与书写场景消失等格局有直接关系。近年分析转向数字化存档及社区教育，但是毋庸讳言，对女书作为“文字符号类非遗”的活态传承逻辑的讨论尚不充分。

妈祖信俗分析多属于民俗学、人类学的范畴，陈华文^[2]对妈祖信俗从地方信仰向全球扩散的脉络作了十分清楚、有层次的梳理，也自然、妥帖地提出了当代活化宜注意仪式规范与精神价值的平衡。

苏绣^[3]分析一般从工艺美术、产业经济的角度展开，故张朋川对苏绣技艺传承现代转型的分析有明确的逻辑：提出大师工作室模式及文创开发作为主要出路，但是也确如所论，未跳出苏绣本身，故缺少对工艺类非遗共性困境的系统思考。

2.2 非遗共性、比较与活化路径进展

李荣启对民间非遗活态传承所遇之共通困境做了梳理：口传心授机制失灵、社群基础瓦解，以及商业化力量的侵蚀，而周爱华从传统手工艺出发讨论了非遗传承模式的现代化转型，提出了分类保护、多元传承的具体构想。目前学界对此两者的分析或偏重细部考察，或过于宏观，很少将“分属不同门类却同样根植于乡土”的诸种非遗放在一起做平行比较。女书、妈祖信俗和苏绣分别属于文字、民俗、技艺三个领域，因此对三者做系统、有理论自觉的比较。

作者简介：王婧（2005—），女，山西省孝义市，本科，研究方向：人力资源管理、女书、非物质文化遗产。宋沂珈 2005 年，男，山西省长治市，本科，研究方向：管理学、跨境电子商务、非物质文化遗产。韩佳雯（2004—），女，山西省忻州市，本科，研究方向：非遗缠花与个性化定制汉服以及文物纹样。

基金项目：太原学院 2025 年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“她字伙力——非遗数字孪生与社会共燃计划（项目编号：TYX2025065）。

既是检验“分类保护”理论思路实际效力的极好机会，也极自然地为其民间非遗的保护实践提供更切实可行的参照。

2.3 现有分析的不足与本文的切入点

已有的分析对这三项非遗各自提出了不少保护建议，却很少正面追问一个关键问题：它们面临的共性困境，能否用相近的思路去应对？而那些基于自身特性的差异，又是否必然要求完全不同的制度设计？本文正是从这一缝隙入手，在充分承认共性的前提下，更强调分类施策的必要性——既不想滑向“一刀切”式的简单处理，也警惕那种将每一项遗产都视为绝对特殊的过度差异化倾向。

3 三者传承发展的核心共性特征

3.1 扎根乡土民间，在原生民俗中生活自然传承

三项非遗都诞生于基层乡土社会，故可十分自然地被视为民众日常生活及生产中创造、使用、延续的文化形态：江永女书与当地女性结拜、婚嫁、歌谣传唱诸种民俗活动彼此联结，在乡村社交圈内自然流转。妈祖信俗发源于福建莆田沿海，与渔民生产劳作、海神信仰诸种实践彼此嵌合。苏绣是以江南地区民间服饰、嫁妆制备、家居装饰诸种日常需求为生长土壤逐步发展起来的。因此三者皆有乡土化^[4]、生活化的明确底色，民间社群的普遍参与本身就是代际传承最有力、最生动的土壤。

3.2 以口传心授为主，缺乏系统化的成文传承体系

作为民间非遗，三者的传承核心都落在口传心授、师徒相承和家族传递上。女书靠亲属邻里口头教授读音和写法，再通过手抄临摹与歌谣记诵一代代接续。妈祖信俗以长辈口述传说和仪式流程为主要传递方式，后辈在参与庙会、祭祀的过程中耳濡目染。苏绣则以母女相传、师徒授艺为基本模式，针法、配色这类核心技艺依赖于现场示范和长期的动手实操。这套模式放在传统乡土社会里运转顺畅，一旦移到现代社会条件下，就很容易导致技艺流失、规范模糊和传承断层的连锁反应。

3.3 传承圈层相对稳定固化，社群凝聚力强

三者都以地缘、亲缘、业缘关系为基底，形成了稳定、凝聚力极强、彼此认同感很高的传承圈层：女书依托乡村亲属网络及地缘纽带，形成相对封闭的传承群体，妈祖信俗以宗族组织、信众社群为依托经常举行祭祀、庙会诸种集体活动，苏绣以江南绣乡及匠人群体为支点，自然地形成技艺地域性集群。因此三类圈层内部的凝聚力极强，也因而很好地保证了非遗的稳定传递。

3.4 现代化冲击下的危机趋同：场景萎缩、人才断与无序商业化

第一，原生应用场景正在十分明显地萎缩：女书失去了日常书写功能，妈祖祭祀仪式日趋简化，苏绣的日用需求又被工

业化产品大量替代。与此直接相关的是第二个问题，即传承人老龄化严重，年轻人学艺的积极性普遍不高。第三，口传心授的传承方式不能很好地适应现代社会的速度。第四，商业化开发中诸种乱象丛生，文旅、文创对非遗符号的过度消费，机器仿制品对手工工艺的冲击，都危及遗产的本真性。

4 三者鲜明的个性差异辨析

4.1 非遗门类与传承载体形态的差异

女书作为文字符号类非遗，其最基本、最核心的载体是一套表音文字，因此保护工作理所当然要以文字存档、文化解读为重心。与此形成极好对照的是，妈祖信俗属于民俗信仰类非遗，没有固定物质载体，以口头传说、仪式流程为存在方式，故而保护宜从精神内涵、民俗规范入手。苏绣作为传统手工艺类典型的非遗，以绸缎、丝线为明确物质载体，故保护应抓住技艺活态传承及创作持续创新两方面。

4.2 精神内核与传承价值取向的差异

女书承载的是一种地域性很强的小众文化记忆，其价值主要在地方文史和女性民俗层面，气质内敛，边界清晰。妈祖信俗以向善济世、忠孝护民为精神内核，兼具教化、社群凝聚与跨文化认同的功能，传播面要宽广得多。苏绣以江南审美与匠人精神为核心，工艺价值、艺术价值与市场价值彼此交织，创新的余地也相对更大。

4.3 传播范围与传承开放程度的差异

女书的传播范围基本局限在江永及其周边，开放程度较低，目前仍以静态保护为主要取向。妈祖信俗从莆田向外扩展，覆盖了全国沿海地区并延伸至海外华人社群，已经形成了一张全球化的传播网络。苏绣则以江南为传承腹地，同时面向全国乃至国际市场推广，处于一种半开放的中间状态。

4.4 产业化发展与当代传承路径的分化

女书文化稀缺性极强，受众面又很狭小，故其发展走的是保护性传承^[5]、数字存档、博物馆展示诸种形式并举的路子，对过度商业化有十分明确、审慎的防范意识。与此形成极好补充的是妈祖信俗偏向文旅融合、民俗活化、文化交流的方向，自然更突出精神价值的维系。苏绣市场已相当成熟，大师传承、研学培训、文创开发、艺术收藏诸种模式彼此并存。

5 当代传承的突出问题

5.1 文化内涵传承浅表化，文脉接续出现断层

目前社会对三项非遗的认识多从外在符号的角度出发，对旅游景观、装饰效果关注甚多，而女书的文字内涵、妈祖信俗的伦理精神、苏绣背后的技艺文脉都未得到应有重视，因此传承流于标签化，核心文化价值不断弱化，更严重的是代际之间真正的文脉传递已经出现明显断裂。

5.2 传统传承模式与现代社会脱节，培育体系尚未跟上

口传心授的机制从根本上说是以乡土生活场景为前提的，故移植到现代社会之后极难正常运转，而年轻一代又脱离原生的传承环境，耳濡目染的条件自然不复存在。因此三项非遗都面临系统化校园教育、阶梯式人才培养机制的明显缺失：民间传承人教学能力有限，高校相关专业尚不健全，社会上诸种研学活动质量参差不齐，稳定的新生代传承梯队迄今尚未建立。

5.3 商业化开发不规范，非遗本真性受损

由于文旅、文创项目片面追求经济效益，故而大量文旅项目随意拆解非遗符号，简化仪式流程、技艺工序，机器仿制品及粗制滥造的文创产品充斥市场，由此既消解了非遗的本质价值，也直接破坏了原有的文化生态及传统传承脉络。

6 双重视角下的当代活态传承路径

6.1 坚守乡土传承本源，筑牢原生存续根基

三项非遗有十分明确、自觉的乡土根植性，因此保护工作首先要守住原生村落、祭祀场所、传统绣乡诸种核心文化空间，把民俗礼仪、社群氛围、日常生活场景都尽可能完整、妥帖地保留下来，绝不可抽空为几处景观、几个符号。只有守护好非遗自然传承所依托的文化生态，活态传承方有真正的落脚之处。

6.2 坚持分类施策，依个性制定差异化方案

女书以保护为根本，从数字存档、文献整理、小众文化普及诸方面入手，又对商业化加以严格控制。与此形成极好呼应的是，妈祖信俗要规范仪式流程，挖掘向善精神资源，主动、合理地将民俗文化融入乡村治理及文化交流之中。苏绣也明确

地以整理针法图谱、完善传习体系、规范文创产业为突破口，促进传统技艺与当代审美、现代设计的对接。

6.3 构建多元传承体系，培育新生代核心力量

把“民间传承—校园教育—数字传播”三条线整合成一个整体，即支持工作室、工坊、民俗社群按传统方式做好传承，又在中小学开设非遗体验课程，在高校开展专业研学实践，再以短视频、直播、数字博物馆诸种新媒体形式扩大传播，让青年群体切实走近非遗、了解非遗。

6.4 规范商业开发，实现保护与创新协同

制定非遗文旅及文创开发的各项标准，规范市场秩序，主动、有力地遏制符号滥用、过度商业化^[6]诸种现象，在此基础上以文化本真、核心技艺、精神内涵为根本，结合当代生活需求及审美趋向做系统、审慎的创新设计，由此让合理创新真正反哺保护，让文脉传承、活态活化、产业发展三者彼此协调。

7 结语

女书、妈祖信俗及苏绣都是民间非遗极好的示范样本，在乡土根植、口传传承、社群格局、现代化困境诸方面有十分清楚、可辨析的共性，也自然地折射出民间非遗传承的一般规律，但在其他诸种维度各见特色。

新时代非遗保护与传承必须回到根本，即先尊重共性规律，又兼顾个性差异，守住乡土根基，做到分类精准保护，再由此建构多元传承体系，规范创新开发行为，因此才能自然、妥帖地解决传承断层、内涵流失、场景萎缩诸种问题，让三项遗产从传统自然传承平稳转向现代活态传承，也由此形成可复制、可推广的实践范本。

参考文献：

- [1] 贺夏蓉.女书及女书文化传承的演变及特征分析[J].文化遗产,2010,(3):85-90.
- [2] 王霄冰,任洪昌.妈祖信俗的概念与内涵——兼谈民间信仰的更名现象与制度化问题[J].文化遗产,2018,(2):8-20.
- [3] 杜迎庆.非遗苏绣传承的市场化研究[J].西部皮革,2024,46(2):49-51.
- [4] 朱志刚,黄娟.乡村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发展之困境及其应对[J].长江论坛,2026,(2):68-76.
- [5] 麻学锋,陈璿.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价值共创机制及活化路径研究——以江永女书为例[J].地理与地理信息科学,2025,41(6):138-147.
- [6] 许晓政,王跃佳.浅析女书艺术元素在陶瓷文创中的创新设计[J].佛山陶瓷,2024,34(10):108-111.